

「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編 張繼禹

冊主編 張繼禹

中華道藏

第四五冊

華夏出版社

目錄

001	列仙傳	一
002	神仙傳	一
003	歷代崇道記	六一
004	道教靈驗記	六八
005	錄異記	一三三
006	神仙感遇傳	一六一
007	墉城集仙錄	一九三
008	江淮異人錄	二三二
009	仙苑編珠	二四二
010	三洞羣仙錄	二六八
011	續仙傳	四〇九
012	疑仙傳	四三三
013	玄品錄	四四四
014	消搖墟經	四五九
015	搜神記	五一七
016	廣黃帝本行記	五六五
017	穆天子傳	五七〇
018	猶龍傳	五八四

001 列仙傳

妙達異坎，作範司雨。

術兼殊類。靈虬報德，彌鱗衡轡。
振躍天漢，粲有遺蔚。

寧封子

寧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爲

經名：列仙傳。二卷。原題漢光祿大夫劉向撰。底本出處：
《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參校本：《四庫全書》本。

列仙傳卷上

漢光祿大夫劉向撰

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寧北山中，故謂之寧封子焉。

奇矣封子，妙稟自然。鑠質洪鑪，暢氣五煙。遺骨灰燼，寄墳寧山。人睹其跡，惡識其玄。

黃帝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効百神，朝

赤將子興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帝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云：

蒸民粒食，孰享遐祚。子興拔俗，餐葩飲露。託身風雨，遙然矯步。雲中可遊，性命可度。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

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眇眇赤松，飄飄少女。接手翻飛，冷然雙舉。縱身長風，俄翼玄圃。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

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師皇典馬，厥無殘駒。精感羣龍，

百僚悉持龍鬚，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

赤將子興

鬚，拔而弓墜，羣臣不得從，仰^①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爲鼎湖，名其弓爲烏號焉。

神聖淵玄，邈哉帝皇。蘊蒞萬物，冠名百王。化周六合，數通無方。假葬橋山，超升昊蒼。

偓佺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偓佺餌松，體逸眸方。足躡鸞鳳，走超騰驤。遺贈堯門，貽此神方。盡性可辭，中智宜將。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

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

亹亹容城^②，專氣致柔。得一在昔，含光獨游。道貫黃庭，伯陽仰儔。玄牝之門，庶幾可求。

方回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爲閭士。煉食雲母，亦與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爲宦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更以方回掩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丸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方回顧生，隱身五柞。咀嚼雲英，棲心隙漠。却閉幽室，重關自廓。印改掩封，終焉不落。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

《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

老子無爲，而無不爲。道一生死，跡入靈奇。塞兑內鏡，冥神絕涯。

關令尹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炁，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③。服苴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令子》。

尹喜抱關，含德爲務。挹漱日華，仰玩玄度。候氣真人，介焉獨悟。俱濟流沙，同歸妙趣。

涓子

澤芝地髓，具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術，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受

伯陽九仙法。淮南山^①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涓老餌术，享茲遐紀。九仙既傳，三才乃理。赤鯉投符，風雲是使。拊琴幽巖，高樓遐峙。

呂尚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

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閭皆曰：可已矣。尚曰：

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

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

至武王伐紂，嘗作《陰謀》百餘篇。服

食桃李葩。爲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

歷虛啓會。丹火翼輝，紫煙成蓋。

眇企昇雲，抑絕華泰。嘯父駐形，年衰不邁。梁母遇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

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自沈于蓼水，已而

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

師門使火，赫炎其勢。乃豢虬龍，潛靈隱惠。夏王虐之，神存質斃。風雨既降，肅爾高逝。

務光

伯陽九仙法。淮南山^①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嘯父

涓老餌术，享茲遐紀。九仙既傳，三才乃理。赤鯉投符，風雲是使。拊琴幽巖，高樓遐峙。

務光

伯陽九仙法。淮南山^①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上，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

山。

務光自仁，服食養真。冥遊方外，獨步常均。武丁雖高，議位不臣。負石自沉，虛無其身。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爲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脂，在戶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

異哉仇生，靡究其向。治身事君，老而更壯。灼灼容顏，怡怡德量。武王祠之，北山之上。

彭祖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篯名铿，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爲

地即有虎跡云。後昇仙而去。

遐哉碩仙，時惟彭祖。道與化新，綿綿歷古。隱倫玄室，靈著風雨。二虎嘯時，莫我猜侮。

邛疏

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牀枕焉。八珍促壽，五石延生。邛疏得之，鍊髓餌精。人以百年，行邁身輕。寢息中獄，遊步仙庭。

介子推

介了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爲大夫。至獻公時，復爲幕府正。獻公滅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馬丹官晉，與時汗隆。事文去獻，顯沒不窮。密綱將設，從禮迅風。杳然獨上，絕跡玄宮。

平常生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雨五日，必

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王光沈默，享年遐久。出翼霸君，處契玄友。推祿讓勤，何求何取。遜影介山，浪跡海右。

馬丹

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敝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門卒。

穀城妙匹，謫達奇逸。出生入死，不恒其質。玄化忘形，貴賤奚恤。暫降塵汗，終騰雲室。

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實乃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接輿樂道，養性潛輝。見諷尼父，論以鳳衰。納氣以和，存心以微。高步靈嶽，長嘯峨嵋。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

云：

木可爲羊，羊亦可靈。靈在葛由，一致無經。爰陟崇綏，舒翼揚聲。知術者仙，得桃者榮。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

我盛之以筭，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筭，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採其芝而如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

靈妃艷逸，時見江湄。麗服微步，

流盼生姿。交甫遇之，憑情言私。鳴珮虛擲，絕影焉追。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柱飲水，爲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後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

范蠡御桂，心虛志遠。受業師望，載潛載惋。龍見越鄉，功遂身返。履脫千金，與道舒卷。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一作碭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沉涿中。出躍頰鱗，入藻清沖。是任水解，其樂無窮。

寇先

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爲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著冠帶。好種荔枝，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祀焉。

寇先惜道，術不虛傳。景公戮之，尸解神遷。歷載五十，撫琴來旋。夷俟宋門，暢意五絃。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栢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缑氏山巔。至時，果乘白

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立祠於缑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妙哉王子，神遊氣爽。笙歌伊洛，擬音鳳響。浮丘感應，接手俱上。揮策青崖，假翰獨往。

幼伯子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着單衣，盛暑着襦袴。形貌歲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

周客戢容，泯跡泥盤。夏服重纊，冬振輕丸。作不背本，義不獨安。乃眷周氏，祐其艱難。

安期先生

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

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

瑕丘仲者，寧人也。賣藥於寧百

書，以赤玉鳥一雙爲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

寥寥安期，虛質高清。乘光適性，保氣延生。聊悟秦始，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絕影清冷。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丸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偉哉桂父，挺直遐畿。靈葵內潤，丹桂外綏。怡怡柔顏，代代同輝。道播東南，奕世莫違。

瑕丘仲

餘年，人以爲壽矣。地動舍壞，仲及里

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人取

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披裘而

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

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

爲夫餘胡王驛使，復來至寧。北方謂

之謫仙人焉。

瑕丘通玄，謫脫其跡。人死亦死，

泛焉言惜。遨步觀化，豈勞胡驛。

苟不睹本，誰知其謫。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面顏。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栢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也。

上蔡任光，能鍊神丹。年涉期頤，曇爾朱顏。頃適趙子，縱任所安。

升軌栢梯，高飛雲端。

祝雞翁者，洛人也。居戶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依呼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云：人禽雖殊，道固相關。祝翁傍通，物之致化，施而不刊。

酒客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

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醉敗，竅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

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

酒客蕭絳，寄沽梁肆。何以標異？

醇醴殊味。屈身佐時，民用不匱。

解綏晨征，莫知所萃。

任光

祝雞翁

女祠寄想，遺音載清。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

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

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蕭史妙吹，鳳雀舞庭。嬴氏好合，乃習鳳聲。遂攀鳳翼，參翥高冥。

朱仲

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矣。齎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於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

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云：朱仲無欲，聊寄賣商。俯窺驪龍，捫此夜光。發跡會稽，曜奇咸陽。施而不德，歷世彌彰。

脩羊公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

訖，床上化爲白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卓矣脩羊，韜奇含靈。枕石大華，餐姑黃精。漢禮雖隆，道非所經。應變多質，忽爾隱形。

稷丘君

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齒落更

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拜武帝，指

帝：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右足指果折。上諱之，故但祠而

還，爲稷丘君立祠焉，爲稷承奉之。

云：

穆丘洞徹，脩道靈山。鍊形濯質，變白還年。漢武行幸，攜琴來延。戒以升陟，逆睹未然。

崔文子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旛，繫黃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黃散，故世寶崔文赤丸黃散，實近於神焉。

列仙傳卷上

- ①「仰」字據《四庫全書》本《列仙傳》（下簡稱《四庫》）本補。
②「城」字疑應作「成」。
③「胡」字原文作「明」，據《四庫》本改。
④「山」字《四庫》本作「王」。

崔子得道，術兼秘奧。氣癘降喪，仁心攸悼。朱旛電麾，神藥捷到。一時獲全，永世作效。

列仙傳卷下

漢光祿大夫劉向撰

赤須子

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灾害水旱，十不失一。臣下歸向，迎而師

之，從受業，問所長。好食松實、天門

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服霞絕，後遂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赤須去豐，爰憩吳山。三藥並御，朽貌再鮮。空往師之，而無使延。

顧問小智，豈識巨年。

東方朔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虧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

郎以避亂世，置帳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東方奇達

混同時俗。一龍一蛇，豈豫榮辱。高韻冲霄，不羈不束。

沈跡五湖，騰影陽谷。

鈎翼夫人

鈎翼夫人者，齊人也。姓趙。少時好清淨。病臥六年，右手拳屈，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鉤，而手尋展。遂幸而生昭帝。

後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爲弋廟。闡有神祠閣在焉。

嬃有神祠

婉婉弱媛，廟符授鉤。誕育嘉嗣，皇祚惟休。武之不達，背德致仇。委身受戮，尸滅芳流。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而

犢子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時好清淨。病臥六年，右手拳屈，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鉤，而手尋展。遂幸而生昭帝。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爲弋廟。闡有神祠閣在焉。

犢子山棲，採松餌苓。妙氣充內，變白易形。陽氏奇表，數合理冥。乃控靈犢，倏若電征。

東方朔

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

便宜，拜爲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

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

旦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

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爲妖。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騎鳴養龍，結廬虛池。專至俟化，乘雲驂螭。紓轡故鄉，告以速移。

洞鏡灾祥，情眷不離。

主柱

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

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爲。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

主柱同窺，道士精徹。玄感通山，

丹砂出穴。熒熒流丹，飄飄飛雪。

宕長悟之，終然同悅。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陽

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

美哉園客，顏睂朝華。仰吸玄精，俯捋五葩。馥馥芳卉，采采文蛾。

淑女宵降，配德升遐。

鹿皮公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蘽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

殷女忘榮，曾無遺戀。怡我柔顏，改革標清。心與化遷，日與氣鍊。坐卧奇貨，惠及孤賤。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

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遺宗家，令下山。着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皮公興思，妙巧纏綿。飛閣懸趣，上挹神泉。肅肅清廟，愔愔二間。可以閑處，可以永年。

谿父

谿父者，南郡鄖人也。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鍊瓜子，與桂附子芷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居絕山頂，呼谿下父老，與道平生時事。云：

谿父何欲，欲在幽谷。下臨清澗，上翳委蓐。仙客舍之，導以秘籙。形絕埃塈，心在舊俗。

山圖

山圖者，隴西人也。少好乘馬，馬蹋之折腳。山中道人教令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人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間。朞年復去，莫知所之。

山圖抱患，因毀致全。受氣使身，藥輕命延。寫哀墳柏，天愛猶纏。數周高舉，永絕俗緣。

谷春

谷春者，櫟陽人也。成帝時爲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

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谷春既死，停屍猶溫。棺闔五稔，端委於門。顧視空柩，形逝衣存。留軌太白，納氣玄根。

陰生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污如故。長吏知

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見乞數周高舉，永絕俗緣。

陰生乞兒，人厭其黷。識真者稀，累見囚辱。淮陰忘吝，況我仙屬。

惡肆殃及，自灾其屋。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毛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

婉孌玉姜，與時遁逸。真人授方，餐松秀實。因敗獲成，延命深吉。得意巖岫，寄歡琴瑟。

子英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

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

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

忽超千里。納寶毀形，未足多耽。攀龍附鳳，逍遙終始。

文賓
子英樂水，游捕爲職。靈鱗來赴，有煥厥色。養之長之，挺角傳翼。

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媼，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媼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他時。

商丘幽棲，韞檳妙術。渴飲寒泉，餓茹蒲荼。吹竽牧豕，卓犖奇出。道足無求，樂茲永日。

子英
遂駕雲螭，超步太極。

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媼，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媼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他時。

商丘幽棲，韞檳妙術。渴飲寒泉，餓茹蒲荼。吹竽牧豕，卓犖奇出。道足無求，樂茲永日。

服問
子英樂水，游捕爲職。靈鱗來赴，有煥厥色。養之長之，挺角傳翼。

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媼，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媼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他時。

商丘幽棲，韞檳妙術。渴飲寒泉，餓茹蒲荼。吹竽牧豕，卓犖奇出。道足無求，樂茲永日。

服問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菖，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問，令擔黃白瓜數十頭。教令暝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在蓬萊山南。

文賓養生，納氣玄虛。松菊代御，鍊質鮮膚。故妻好道，拜泣踟蹰。引過告術，延齡百餘年。

文賓養生，納氣玄虛。松菊代御，鍊質鮮膚。故妻好道，拜泣踟蹰。引過告術，延齡百餘年。

商丘子胥
壯好，鬢髮如往日時矣。一旦髡頭，着赭衣，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貌更壯好，鬢髮如往日時矣。假寐須臾，服問游祠，三仙是使。假寐須臾，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

子主挺年，理有所資。寧主祠秀，拊琴龍眉。以道相符，當與訟微。

匡事竭力，問昭我師。

陶安公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

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

治下求哀。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

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云：

安公縱火，紫炎洞熙。翩翩朱雀，銜信告時，奕奕朱虬，婉然赴期。

傾城仰覲，迴首顧辭。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

簿。能作水湏鍊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赤斧頤真，發秀戎巴。寓跡神祠，湏鍊丹砂。髮雖朱蕤，顏暉丹葩。采藥靈山，觀化南遐。

呼子先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

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

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

三靈潛感，應若符契。方駕茅狗。
蜿爾龍逝。參登大華，自稱應世。
事君不端，會之有惠。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市中，銜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者

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主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

吾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負局神端，披褐含秀。術兼和鵠，心託宇宙。引彼萊泉，灌此絕岫。欲返蓬山，以齊天壽。

朱璜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上道士阮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屍，有真人之業，可度教也。璜曰：病愈，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丸，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與老君《黃庭經》，令日讀三過，通之，能思其意。丘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鬢更長三尺餘。過

家^①食，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朱璜寢痕，福祚相迎。真人投藥，三屍俱靈。心虛神瑩，騰贊幽冥。毛楨髮黑，超然長生。

黃阮丘

黃阮丘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也。

時下賣藥，朱璜發明之，乃知其神。^②人也。地動山崩道絕，預戒下人，世共奉祠之。

葱藴巖嶺，實棲若人。被裘散髮，輕步絕倫。含道養生，妙觀通神。

發驗朱璜，告徧下民。

女丸

女丸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爲質。丸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

之術。丸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來過，笑謂丸曰：盜道無師。^③有

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

玄素有要，近取諸身。彭聃得之，五卷以陳。女丸蘊妙，仙客來臻。傾書開引，雙飛絕塵。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者，銌鄉人也。好釣魚，於旋溪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鈎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塚旁樹

上，嗚呼子安。云：

木羽

邗子尋犬，宕入仙穴。館閣峨峨，青松列列。受符傳藥，往來交結。

遂棲靈岑，音響昭徹。

靈述是修。五石溉水，騰山乘虬。子安果沒，鳴鶴何求。

邗子

邗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

時有犬走入山穴，邗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宮府，

青松樹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

主洗魚，與邗子符一函并藥，便使還與

成都令喬君。喬君發函，有魚子也。

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爲龍形。復送符

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邗子

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

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

吹傳呼聲。西南數千里共奉祠焉。

邗子尋犬，宕入仙穴。館閣峨峨，青松列列。受符傳藥，往來交結。

遂棲靈岑，音響昭徹。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